

文化的積極性^{注1}

文／許麗玉

文化的憂鬱

1925 年底，一位美國學生記者正為自己的家鄉寫報導，他訪問了賓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林徽因，她說：

「此刻正有一場運動，既不是盜匪，也不是叛亂，而是展示給學生和中國人看：西方文化中的技藝、文學、音樂、戲劇。但我們千萬不能以此取代我們原本擁有的！我們必須學習這些技藝的基本原則，只為了用來彰顯我們的文化，我們要學會構成永恆的方法。」^{注2}

在 1928 年六月的 Asia 雜誌裡，美國建築師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發表了一篇〈一場在中國的建築文藝復興〉（An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 in China），彷彿回應了林徽因的文化憂鬱，他說：「每個國家都有她特有的建築發展，建築師無論是本地人或外來者，都應該在營造的過程中維護這樣的風格。然而，今日的中國建築師對自己原有獨特的建築傳統元素陌生，形同外人一般，無法融會貫通地運用在因應今日生活所需的平面與構造上，也無法繼續維持她的美感和品質。」

1922 年二月，日本基督教牧師與社會運動者賀川豐彥來臺灣，曾對蔣渭水這位年輕醫生與臺灣總督府的臺灣醫學生說：「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具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謠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1925 年四月，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返臺，參加蔣渭水主辦的臺灣文化協會文化演講團，前往彰化二林庄舉辦演講，這裡正發生林本源製糖會社挾警力低價搶收甘蔗，與蔗農發生肢體



本期特約主編

許麗玉

Yale University M.Arch '03 with Sonia

Albert Schimberg Prize

衝突的事件。這些返臺演講的臺灣留學生，受到村民沿街鑼鼓喧天的歡迎儀式，當天的演講活動在一家碾米廠內進行，附近村莊的農民自動集結到碾米廠內外聆聽。專程來參與此次演講的葉榮鐘，眼見這種景象以為：「文化演講活動與其說是開通風氣、傳播文化，不如說是對無依無靠、飽受欺凌的同胞打氣的作用。」^{注3}

此刻剛好是2014年三一八學運屆滿一年，今昔相映，類似的文化積極性（reflexivity）仍然從各方面對我們起作用。

文化的轉型

一位研究文學與文化的學者伊格頓（Terry Eagleton），曾於千禧年如此說到：「從詞源來看，『文化』起初意味著一個徹底的物質過程，後來才轉喻為關乎心靈的事情。因此，文化一詞的語意延續描繪了人類自身的歷史轉變—從農村到都市生活，從養豬到畢卡索，以及從翻土墾地到分裂原子。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文化的概念結合了下層（base）和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注4} 當我們重新透過社會的、技藝的、政治的歷史脈絡去認識「文化」，反而會察覺到文化的反身性（reflexive），不是表現在形塑、鞏固民族主義式的建築，而是我們居中勞動重新認識到的「我」，這是持續與已進行的、進行中的、未來的文化活動，產生斷裂與連結的創造性過程。

正如已故建築師漢寶德曾以1969年《建築與

計畫》的〈建築雙月刊改刊辭—過去、現代、未來〉：「建築本來是社會的產物，要激起某一改革運動，一定要從社會改革起。」回應了1962年《建築雙月刊》的發刊辭〈我國當前建築之自覺運動〉：「建築如同其他一切的文化活動，是從充分的自覺始，只有自覺方能促成文化的有意識的創造。」

人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後所渴望的，往往不是盲目服膺於一種制式化了的文化，而會有更多的積極性，表現在持續反省的文化認知上，以及表現在過渡社會的轉型關鍵中。

西遊記的始末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曾成德問我：「孫猴子被收服沒？」，就此開啟了西遊記作為一趟認識自我的旅程。他認為自己是透過持續與他人交流學習中，反思建築的教與學。美國雪城大學建築學院（Syracuse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院長史皮克斯（Michael A. Speaks），近期多次與臺灣交流，他在往返紐約與亞洲、短暫停留台北時，曾與我述及2014年十月在紐約—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的臺灣建築展之深刻印象，他稱之為一場「臺灣秀」，對他而言，那是第一次察覺到正在紐約工作與讀書的臺灣青年建築師的才華與活力。其中十二位曾經參與這場在紐約市舉辦的「移植」建築作品展覽的臺灣留學生，於本期透過自己在美國的建築學院聽的演講和設計的作品，共同提出「非

線性的設計方法」、「Reading, Re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全球性議題下的建築原型」、「全球化議題下的都市閱讀」、「城市中的建築／建築中的城市」的觀察與觀點，他們說：「這是一種新知識及環境轉換在作品之中所帶來的潛移默化。」為的是去釐清一些創作方法上的差異，以及試圖理解創作背後的思想脈絡。

這些年輕學生正在經歷的探索與轉變，是我們的老師及其老師也曾經歷過的旅程。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吳光庭從西遊美利堅，談起美國建築學院對臺灣的近代建築師的影響。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俊銘，則是從自己留學東京的時代經驗，談東渡東瀛對臺灣的歷史建築保存觀念的影響。美國路易維爾大學教授賴德霖，則是透過中國的庭園建築概念，在近代建築師的設計作品上的表現，重新認識文化對於建築師的深層作用。

另一些建築師較少被臺灣的建築報導媒體注意，在這群建築專業者裡，有些曾是離鄉背井來到臺灣讀建築的僑生，有些則是跨領域學習建築的專業者，目前各自在亞洲各個城市工作著。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暨系主任王維仁，是其中最為鮮明活躍的建築師，他穿梭臺灣和香港之間，思索著如何能形成亞洲自己的建築語言，他主張建築要回歸人與環境，才有機會體現與土地結合的美感經驗。陳耀威和黃木錦則是畢業自成建大建築系，他們在臺灣完成大學學業與數年建築實務工作經驗後，回到馬來西亞檳城（檳榔嶼），投入歷史城市的文化資產

保存和修復當地老房子的工作，並參與促成了檳城世界文化遺產的登錄。另外，陳耀威長期用攝影和錄影方式，自製紀錄短片，長時間記錄自己的城市文化活動，希望能提醒人們一座活的城市多元且多樣的面貌。

然而，教與學建築並不是進入大學建築系才開始，一位中正高中教師蔡紫德透過自己帶高中生到東京校外教學的經驗，提醒我們：建築的教育不僅僅是一門給大學生選讀的科系，青少年對城市的探索，特別是對成人世界的解讀，恐怕也是今日建築專業者和教育者必須重新認識的課題。另一位剛從 MIT 媒體實驗室出來的建築師莊智超，剛投入經營 IOH 開放個人學習經驗平台，他現身說法解釋了電腦網路帶給時下年輕人的吸引力，是一種透過網絡零時差的合作模式，能完成前所未有的創作。資深女性建築師王秋華則給世代男女最誠摯的建言：「留學」不止是為了進修專業，也是去增長人生經歷。…同時…建築是與各種人合作的成果。

面對今日的城市轉型，建築學院裡教給學生的常識已經不太夠用。實踐大學建築系教授王俊雄從 2005 年起便覺察到學院教育的危機，他從 2007 年《台灣建築》雜誌開辦「6X2」，到 2012 年開始在宜蘭羅東文化工場和「日本一」共同舉辦大評圖與 PK 賽，試圖在建築學院的畢業設計之後，重新營造一種對話的平台，生產後畢業設計的論述。如同曾成德也曾提出「交流」的重要性，王俊雄具體指出了臺灣學生透過與日本、香港、新加坡學生交流中，形

成一面鏡子來看見自己的迫切需求。同樣的，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康旻杰，透過參與跨領域合作的國際工作營，看見城市營造的各種可能性，這已是超越藍圖規畫模式的國際視野之在地實驗。今日城市空間的公與私，展現比以往更詭辯的流動狀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張榮哲，長期關注社會運動在都市公共空間的狀況，他反思佔領公共空間背後被撩起的政治慾望，藉此反問當代的空間規畫專業者的因應之道。

「重構社會建築」是夏鑄九面對這波引動城市巨變的風雲所開展的新視野下的提醒：網絡社會已然來臨。這位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暨南京大學宜興講座教授認為：「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一方面是創新氛圍與都會節點的網絡，另一方面，都會區域關係著對所謂沒有城市的都市化的辯論，它是短時間快速發展造成都會區域的越界環境污染與不可持續的城市，又是全球都會區域資訊經濟與社會吸納／排除所造成片斷化的都會區。」這是對當代空間規畫專業者的調適能力之大挑戰。夏鑄九對「重構社會建築」的期待，剛好也反應在「西遊記」專題的各篇章節裡，作者們從自身的實際經驗或對歷史的反思，各自在崗位上持續努力建築的教育和實踐。

今日各個城市面臨共同的環境惡化和都市衰敗的危機，我們都得為都市的新建設如何與文化的永續發展、維護人權的空間營造之間的調節而傷腦筋，當下的建築轉型關鍵，已經不能繼續侷

限於意識形態的國界，關起門來打造自己的理想國。

後記

由衷感謝參與《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78期的二十七位作者，我們跨越香港、南京、檳城、紐約、路易維爾和臺灣之間的距離與時差，克服萬難完成十六篇誠懇的文章，交互作用出「建築事件」、「東渡西遊」、「異鄉人」、「世代男女」、「建築合作社」和「重構社會建築」的各向視角，回應「西遊記」專題的初衷：反思文化衝擊和文化認同對於建築專業教育與實踐的作用。✎

注釋：

1. 本文2015年3月18日完成於台北，首次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78期。
2. Whei-yin Lin said, "There is a movement – not bandits, not rebellion – to show to the students and people of China, Western attainments in art, in literature, in music, in drama. But not to take the place of our own! Never. We must lear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ll art only in order to apply them to designs distinctly ours. We want to study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that mean permanency." (This article had been published in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and Montana Gazette* in 1926)
3. 摘錄自陳翠蓮（2013）《百年追求—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
4. 摘錄自泰瑞·伊格頓（2000）《文化的理念》，台北：巨流。（林志忠翻譯）